

色伽蘭著  
馮承鈞譯

尚志學  
會叢書

中國西部考古記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 
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 
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 
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 
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 
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 
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 
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 
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 
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 
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 
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 
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督  
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

版 權

所 有

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 
 民國廿一年  
 九月印行  
 國難後第一版

(1070)

尙志學  
 會叢書  
 中國西部考古記一冊

Premier Exposé des Resultats Archeologi-  
 ques

Obtenus dans la Chine Occidentale par la  
 Mission Gilbert de Voisins Jean Lairgue  
 et Victor Segalen

每冊定價大洋叁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本書紙去售價四分

原 著 者  
 Victor Segalen

譯 述 者  
 馮 承 鈞

發 行 者  
 上海河南路  
 商務印書館

發 行 所  
 上海及各埠  
 商務印書館

## 序

此次考古隊原定之計畫，係先考察四川一省古物，緣川省之古物，世所鮮知，故此次考察之地，務求其廣。次勘測揚子江上流，或金沙江自巴塘至麗江之水道，前者以沙畹（Chavannes）君在河南、山西、陝西調查之成績爲根據，後者則繼續波利亞克（Charles de Polignac）考古隊海軍中校阿德馬耳（Audemard）之研究，并借重巴戈（Jacques Bacot）旅行之成績。

考古隊於一九一四年二月一日自北京出發赴西安。復於三月一日自西安首途，沿渭水西行。法占（Gilbert de Voisins）與拉狄格（Jean Lartigues）二君取途左岸。色伽蘭（Victor Segalen）君

遵行右岸。至寶雞會齊。相偕度秦嶺，向漢中府進發。三月二十日  
至漢中。又分爲二隊。拉狄格君南向南江縣及巴縣進發。法占與  
色伽蘭二君乃遵舊官道而入四川。復在保寧府（閬中）會齊，  
從嘉陵江水路赴蓬安縣，遵陸至渠縣，是爲四月二十日。嗣後考  
古隊徑赴成都，於五月二日抵四川省城，所受法國領事館之待  
遇，實有助於研究調查者不少。旋自成都出發，向東北行，赴綿州、  
梓潼。還成都後，又下岷江至嘉定府，復由嘉定府至雅州府。考古  
之任務遂於是告終焉。

七月四日抵打箭爐。甫欲徑赴揚子江上流之巴塘，勘測長  
江，卽聞江卡、巴塘、河口等處藏人叛動，道途不靖。乃南下赴麗江，  
擬由麗江循江上溯赴巴塘。乃八月十一日抵麗江，卽接奉大動

員令，遂取近道回法國。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抵雲南省城。

此次考古隊係受教育部與考古學院之贊助而組織，領受考古學院所給伽爾烈 (Garnier) 基金之利息，并領有美術與考古圖書館重要之津貼，兼賴北京法國使館之援助云。

此次考古成績之全部，將分爲四類發表，卽：

- 一 大寫真本，所有照片拓片圖畫皆屬之。
- 二 探考所經路程之地理的測繪。
- 三 自北京赴雲南之經行日記。
- 四 研究之文稿，茲所發表者，卽其節略，其目有四。（按原目有五，後著者將第五目之中國地理箋注臨時刪除。）

甲 中國古代之石刻。

乙 四川之崖墓。

丙 四川之古代佛教藝術。

丁 古代中國之封墓藝術。

# 中國西部考古記

## 目錄

第一章	中國古代之石刻	一
第二章	崖墓	二三
第三章	四川古代之佛教藝術	四二
第四章	渭水諸陵	六八

# 中國西部考古記

## 第一章 中國古代之石刻

兩漢（西漢始紀元前二〇二年，終紀元後八年。東漢始二五年，至二二〇年。）在中國史中所佔之位置，就時間言居其中心，就空間言亦甚重要。是時國勢極端發展。今日「漢人」之名稱，蓋爲當時留存之舊稱，其勢力可以想見，而其留存之古跡，當然爲人所寶貴，亦不待言矣。今日所見最古之石刻建物，（譯者按：石刻云者，蓋指廣義的藝術建築物而言，不僅指狹義的有字



石刻也。即爲漢代建物。漢以前秦、周、商所留存者，銅器、陶器、籀文、骨甲文，暨數種石銘而已。商以前寂無聞焉。

當考古隊出發之時，漢代此項藝術建物可數者如左。

雙闕五，河南有其三，山東有其一，四川有其一，紀元一一八年至二〇九年時物也。

墓室二所，皆在山東，紀元二世紀中葉物也。

石獸（譯者按：原文作飛獅。）兩對，在山東、四川，爲一四三年及二〇九年物。

碑石數座，刻石（Tables）若干。

山東、河南之石闕、墓室、碑石、刻石等之彫畫刻文，爲沙畹君研究考證之主要材料，業已發表於其所著之中國北部考古隊

(Mission archéologique de la Chine septentrionale, 1909.) 與漢代彫刻  
(La sculpture à l'époque des Han, 1913.) 一作之中。吾人之尋究，  
卽以此爲主要之根據。

但四川之建物，惟高頤之闕、阿隆 (d'Olone) 君經過雅州  
時一見之。歐洲惟見其略圖與殘缺不完之拓片而已。石獸惟在  
張神甫所撰之梁代墳墓一書中偶見之。此外諸物，雖有照片，然  
不足以供鑑評也。

右所舉之建物及年代，皆屬東漢時物。最遠之物，爲一一八  
年之登封縣大寶闕。乃創作彫刻造像之西漢古物，反不一見焉。  
自此次考古隊發見紀元前一一七年墓道造像之後，東亞  
造像之研究，遂又遠溯至二百年以外，像爲霍去病墓前足踏匈

奴之石馬。

霍去病爲漢武時建功中亞之名將，事跡具見漢書。歿於紀元前一一七年，年二十四歲。武帝爲之建冢於渭水流域，冢南數步，石馬在焉。冢前有乾隆時所立之碑，碑文如左：

漢驃騎將軍大司馬

冠軍侯霍公去病墓

石馬以整石刻之，質爲灰色花崗石。自地至馬頂，高一公尺四十分。其下臺石雖已埋沒，馬身雖小，其姿勢之雄健，尙可彷彿得之。

馬無鞍轡，身重蹄短，尾長垂地，腹抵一人於下。其人以膝抵馬腹，趾接馬尾，左手持弓，右手以短矛刺於馬脅之中，其頭甚巨

而後仰，眼大而圓，額低耳巨，其亂鬚蓬接馬胸，一見而知非中國人而爲夷狄。此馬與人猛勇鎮定之狀，除完全型範之外，殆難仿造。

此像尙保存而未失其原有輪廓。其人筋絡容貌之姿勢，與馬頭耳之原形消耗者相比較，迥乎不同。然亦不難想見其原有之刻勢也。

馬頭東向，與今已不存之西向石馬相對立。考其遺跡，墓之北面裝飾，似亦相同。此墓之原來形狀，俟於研究中國古代封墓藝術中述之。

茲欲言者，此墓真相之證明耳。此事與此像之體範，（後亦作體）（style）在別見諸品中，並無相類者，其證一也。乾隆時

所立之碑，與史籍文地方志所載霍去病葬地，皆符，其證二也。今日已知之諸古墓，惟霍墓有一特點，卽其墓腹墓足皆有塊石，蓋當時武帝欲使其冢象祁連山以旌其功，故佈置如此，其證三也。霍去病之墓及陝西諸墓，皆無石闕。四川則不然，據其數比較之多，其重要，其建築之複雜，諸點而言，得謂爲銘刻建物之最有價值者，亦不爲過。

四川之石闕，乃沙畹君檢閱省志及金石苑始知有之。在今之前，惟雅州（高頤闕）一地已實地調查。此外諸闕，卽中國人知之亦未久。顧地理之不明確，此次之調查，實無異乎一種全部的探考（exploration）。

載籍之碑闕，吾人僅覓得三分之二。其餘或已湮沒地下，或

已移徙破碎，皆未可知。發見者，中有數種，惟存其文，現已爲新設建物所框圍，僅有其銘文價值而已。其美術吾人無從知之。

吾人又見數闕，上無銘文，故爲書籍所未載。

前人所知之此類建物，爲數有十。茲經吾人調查之後，其數增爲十八。其間九石刻尙保存其建築的及彫刻的價值，爲建物中之甚美者。二石刻較劣。五石刻已倒塌損壞。二石刻現已殘砌於新建築之中。

此種建物在四川省中，據其分配之地而言，可分爲三區。東爲渠縣區，中爲梓潼與綿州區，西爲夾江與雅州區。再就其體範，其大小，其裝置言，得自單簡之標型，以至複雜之建築，分其等次，茲先述次其兩端之建物。

單簡者可以『馮煥神道』例之。此碑爲絕優美之建物，裝飾極簡。其各部之設置：下爲方座，座上爲碑身（*fit*）整石刻成，上端銷銳；其上爲碑蓋（*encorbellement*）又上爲介石（*frise*）又上爲椽（*entablement*）椽上爲頂（譯者按：建築學之專門名詞，中文無相對通行名詞，茲暫定名如上，附以原文。）碑有字二行，文如左：

故尙書侍郎河南京尹

豫州幽州刺史馮使君神道

馮煥碑雖未損缺，然古建物尙未完全留存至今也。據沙畹君所得之材料，河南，山東之建物，皆有扶壁（*contrefort*）相連，壁上有時有頂，且有與主碑相合而爲一者。吾人在渠縣所見七闕，

無一處見有扶壁殘遺之物。但有二證證明前實有之。闕身 (Frieze) 之一面，常有一處形方面面不平，較闕身稍低，上有樺眼，顯爲連接一種副建物之處，其證一。同一方向之方座 (sofite) 伸出，除承受一種副量之外，似無別用，其證二。

但中區及西區之複雜石闕，此扶壁常見保存，闕雖亡而扶壁尙在，其例不少也。

複雜云者，因其建造以石塊層砌交置，（其體較巨，故不能用獨石建置。）且其上層較豐，故其彫飾甚富，爲馮煥碑之類所不及。

茲舉綿州之平陽闕以爲複雜石闕之標型，是亦四川有扶壁雙闕之獨存者也。



其闕層次別爲七部：下爲座，上爲闕身；又上闕蓋二層；又上介石一方；再上爲椽；椽上爲頂座，以板石數面構成。闕身以大石交互層疊砌之，上刻有駕車及行走步卒之狀。〔浮刻 (Relief) 約數公毫 (millimètres) 〕其事與其體範，頗與山東墓室之石刻相類。下層闕蓋之四角，彫有神頭之像。上層之介石，飾以平刻曲枝 (rincaux)。椽上彫刻甚多，四角彫二猛獸相鬪，一人引較大一獸之尾，此外則彫兩蛇交纏，又有一怪人手持飛馬之韁。（此外闕身彫有上尖弓形下方之小龕，但爲後來之增飾，非原有之彫刻，故略而不述。後於研究佛教肖像中別述之。蓋此種增飾，固爲損毀原有建物之彫刻，然亦爲研究佛教最古最可寶貴之材料也。）